

原 著：[英] 罗尔德·达尔    编 译：最恐门  
[美] 休·B. 凯夫等



灵异中的灵异 大师中的大师 经典中的经典

# 欧美经典灵异小说全接触

悬恐新势力“最恐门”掌门人余无夜作序推荐

 文匯出版社

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一辑



# 夜半鬼扯耳

原著：[英]罗尔德·达尔 编译：最恐门

[美]休·B.凯夫等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半鬼扯耳 / (英)达尔等著; 最恐门编译. — 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10. 8

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)

ISBN 978-7-80741-954-9

I. ①夜… II. ①达… ②最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38663号

---

## 夜半鬼扯耳 (西方经典灵异故事精选·第一辑)

---

原 著: [英]罗尔德·达尔  
[美]休·B. 凯夫等  
编 译: 最恐门

---

出 版 人: 桂国强  
责任编辑: 张 涛  
装帧设计: 丁 轶

---

出版发行: **文汇出版社**  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: 200041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  
照 排: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刷装订: 上海建工印刷厂

---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  
印 次: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: 720×960毫米 1/16  
字 数: 230千  
印 张: 15.5

---

ISBN: 978-7-80741-954-9  
定 价: 28.00元

---

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



作品。故事选取突出恐怖性、诡异性、惊险性,只选取可读性高、悬念性强的作品。原著内容累赘冗长,文字晦涩繁琐的地方,都经过编译者的深入加工,力争使之通俗易懂,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。

本套丛书由悬恐原创新势力——“最恐门悬恐原创社”主创成员执笔译写。他们都是活跃在目前国内一线的悬恐原创作者,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大批的粉丝团。由他们来执笔,有效地保证了故事的质量。

纵观本书,不仅具有极强的阅读价值,还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,是国内难得一见的高品质休闲读物。

# PREFACE

## 序

灵异小说,在西方是一种有着独特魅力和悠久历史的通俗小说,颇受百姓阶层的喜爱,其销售曾数度达及历史高峰,为各类通俗小说之最,仅亚马逊书店每年可向读者提供的灵异小说书目便达数千种。

灵异小说起源于西方的哥特小说,一般以鬼怪、幽灵为主要描写对象,突出超自然的神秘元素,给人造成心惊肉跳、毛骨悚然的恐怖享受。

在西方不乏众多的大文豪也加入到灵异小说的创作队伍中来,如威廉·雅各布斯、亨利·詹姆斯、霍桑、埃米利·佐拉、查尔斯·狄更斯、亚历山大·普希金等,他们的加入更促进了灵异小说的发展和成熟。

本丛书是一套西方短篇灵异故事合集,共分三辑,主要以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英、美、俄、法、德等作家的优秀灵异小说为蓝本,经过编译、加工而成。

本丛书收集的都是西方灵异小说史上的经典

# CONTENTS

## 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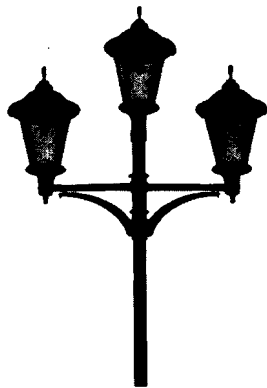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I   |
| 1919 灵异档案 / [英]阿美莉亚·爱德华兹 ..... | 00i |
| 温情特里西宅 / [英]罗尔德·达尔 .....       | 011 |
| 顶层之上的东西 / [美]休·B.凯夫 .....      | 020 |
| “不公正”的宣判 / [英]文森·卡罗伊 .....     | 030 |
| 幽灵屋 / [美]怀特 .....              | 035 |
| 邪神之臂 / [美]菲兹杰拉德 .....          | 043 |
| 莉娜的情书 / [法]阿·费德勒 .....         | 060 |
| 地窖里的恐怖物 / [美]戴维·H.凯勒 .....     | 066 |
| 收藏品 / [美]马克·钱宁 .....           | 071 |
| 神秘访客 / [英]文森特·卡赞 .....         | 076 |
| 信号员 / [英]查尔斯·狄更斯 .....         | 081 |
| 死灵望远镜 / [法]梅凯勒·琼斯 .....        | 096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蜡像馆之夜 / [德]卡赞·罗希曼 .....       | 110 |
| 谷仓惊魂传说 / [英]特里·迪瑞 .....       | 117 |
| 夜半鬼扯耳 / [英]艾姆·瑞爱特 .....       | 122 |
| 还魂夜 / [法]艾姆·佐哲 .....          | 131 |
| 食尸鬼 / [法]艾姆·佐哲 .....          | 136 |
| 婚礼怪谈 / [英]厄里·内比斯 .....        | 143 |
| 家族流传的报应 / [德]阿斯太·麦克劳德 .....   | 152 |
| 救命的怪梦 / [英]特里·迪瑞 .....        | 158 |
| 豪门鬼奴 / [法]勒·法纽 .....          | 161 |
| 恐怖之门 / [苏格兰]玛格丽特·奥利芬特 .....   | 170 |
| 穿越时空的箭 / [美]刘易斯·斯彭斯 .....     | 195 |
| 哈里哥哥 / [法]梅里美 .....           | 201 |
| 不肯安息的店主 / [美]安布斯·比尔斯 .....    | 213 |
| 画魔 / [英]迈·内姆 .....            | 219 |
| 博朗姆上尉的求婚 / [美]埃米阿斯·诺斯科特 ..... | 231 |

## 1919 灵异档案

我抓起手电，拿着钥匙，踩着积雪直奔车库。从院外到车库还残留有刚才拖车时的轮胎印和脚印，在这寂静的雪夜里显得异常诡异。



[英] 阿美莉亚·爱德华兹

我是做皮革生意的，起初生意很好，前来订购货物的商家也很多，但不知为何，在1939年那短短的一年内，我的皮革工厂营业额呈直线下滑趋势，到冬天的时候已经负债累累，债主盈门了。

皮革生意是无法再做下去了，我关掉了工厂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卖掉自己在市中心的豪宅。我是这样计划的，带着老婆孩子在郊区租一间便宜的房子。

心里即便这样想，但事业失败的打击，却令我萎靡不振。我整日地待在家里，翻那些不知翻过多少遍的旧报纸，依稀还能从上面看到某家报社对皮革工厂的报道。我不禁哑然失笑，现在什么都没了。

人若遇到困难与不测，都会让那些名利场上的“朋友”看低三分，但凡扯上“欠”这个字，他们迟早会要回来。对我来说，这简直是落井下石。

想当初我没少帮他们，如今我栽了跟头，他们一翻脸就不认人了。一来别的事没有，几乎全都是讨债的。我只得赔着笑脸，说在宽限些时间，眼看这宽限的日期也要到了，到时讨债的人恐怕能挤满一屋子。

再这样干耗下去，老婆和孩子就要跟着我睡大街了。我勉强打起精神，买了几份新报纸，翻看上面那些住房出租广告。



报纸几乎都快被翻烂了，却没有找到一条满意的信息，是自己太挑剔了吗？我问自己，抓起烟灰缸里抽了一半的雪茄烟猛抽了一口，呛得我直流眼泪。

不经意间眼角扫到这样一条信息：克莱尔大街出租一间平房，价格可面议，房内家具齐全，还配有花园、车库等。信息的下面有几张房子内外的照片，看上去十分诱人，就是不知道租金便不便宜。

我让妻子看了这条信息，妻子很满意，说：“挺不错的，去看看吧，郊区的房子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。”

妻子的意思是想租那间房子，稍微贵些也没关系，生活上节俭些就省出来了。于是，我按照报纸上留得电话号码，给房东打了过去。

房东很热情，欢迎我去房子那儿看看。并邀请我试住一晚上，我欣然接受了。

市郊离市区有些距离，坐火车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，然后再坐20多分钟的汽车才能到。凑巧第二天又下了大雪，行速自然又慢了不少。我是吃完早饭去的，到那里时却是傍晚了。

房东艾琳娜太太早就守候在那里，见我来了，她笑着说：“下这么大的雪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”

房间里很暖和，壁炉里添了很多木柴，烧得正旺。我抖掉了身上的雪片，搓着手说：“是啊，没想到下这么大的雪。不过我们事先有过约定，自然是不能食言的，我想，这雪下得再大些，我照样会来，这可是信誉问题。”

看样子艾琳娜太太很高兴，让我在壁炉前烤会儿火，她从厨房里端出一大盘牛排出来，笑着说：“刚做的，尝尝手艺怎么样，西伯利亚风味的。”

烤着暖烘烘的火，吃着香喷喷的西伯利亚风味牛排，我心里对她感激不尽。她确实是个烹饪高手，牛排的味道很独特，肥而不腻，瘦而不柴，加上我本已饥肠辘辘，吃起来真是美味极了。

寒暄了会儿，她开始介绍房子的情况，她说这房子一直空闲着，她全家住在离这里很远的另一个地方。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下，她是专程赶来的，可见也是个极其守时的人，幸亏自己冒雪来了，否则将会给人家留下多么坏的印象啊。

“要是觉得合适,就放心地住下去吧。放心,绝对不会有人前来打扰的。”说着她带着我在房间里转了一圈,让我仔细看看。果然,和报纸广告上说的一样,我觉得满意极了,当即跟她谈起了房子的租金问题。

没想到她说出来的租金要比我预想的低很多,她解释说:“房子租金的问题都是次要的,我是想找个安分些的人,我对你很满意,先生。”

我表示感谢,询问说:“能否在这里住一晚上,天这么黑,又下这么大的雪,外面恐怕早就没车了。”

她一边收拾餐具一边笑着说:“当然没问题,我在报纸上也说过,求租人可以试住,你就当试住吧。”

“那您怎么办?”

“我的妹妹就住在这里附近,我到她那里住一晚。”

“下这么大的雪,要不我送您过去吧。”

“不用,我开车过去,最多也就十来分钟。”

我应了一声,头朝窗外看去,果然外面停了一辆汽车,已被雪掩盖得成了一堆白色,怪不得来的时候没有看到。

艾琳娜太太走后,我在房间四周又仔细看了看,墙纸有些旧了,但这并不妨碍居住。我又走到屋外,想看看外面院子的情况。

外面漆黑一片,借着屋里的灯光能看清雪还在下,但比来的时候小了许多。

前院面积不算太大,大概只有20多平方米,又长了几棵碗口粗细的桦树,空闲的场地就更显得小了。

和前院相比,后院就显得大很多了。左侧是车库,面积能容纳两辆加长汽车;右侧是一间低矮的平房,我想那大概是存放杂物用的。

在前后院子转了一圈,我又回到屋里。壁炉里的火没那么旺了,我添了些木柴,舒舒服服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烤起火来。

也许是坐车的时间太久有些累,我竟然在壁炉边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被一阵声响惊醒。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,还不到11点。

刚才是什么声音,我侧耳倾听,是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,想必是路过的车抛锚了。



走到窗前朝外看，那雪已经停了，外面比先前要亮堂许多，天上的乌云正朝一个方向集体涌动，闪出了晴朗的夜幕。

循着声源，我稍微挪动了下身子，就看到有灯光在闪耀，似乎有人在外面。我拿起手电，向门外走去。

打开院门，我看到一辆黑色的轿车孤零零地停在离大门约十米远的路边。车灯发出强烈的光芒，直刺眼睛，我关了手电，用手遮着眼走了过去。

我看见有个女人正俯身在检查汽车的发动机。她穿了一件厚重的毛皮大衣，但能感觉她的身形很窈窕，这应该说是男人的第六感吧。

咳嗽了一声，我问道：“是不是车子出什么问题了？希望我能帮上什么忙。”

那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手从车盖里抽了出来，在一块破布擦了几下。“那可就真的太感谢您了，我正着急没办法呢。”

“是哪里出问题了？”说着我挽起了袖子，准备帮她看看。

她皱起眉头，将破布丢进了雪堆里，说：“车开着开着突然就停下来，我想可能是发动机出问题了，启动不了。”

我用手探了探发动机，机身还很热，有些烫手。“散热器里有没有水呢？也许是那出了问题。”我猜测说。

“有水，应该有水吧。”她犹豫了一下，继续小声说，“以前从来没断过水，隔断时间我都会加些水进去的。”

“我想发动机应该是没问题的，最好还是再加些水。”我开玩笑说，“虽然遍地都是水，但这并不能起什么作用。”

她露出了一丝笑容，点了点头。看得出她的表情依然很谨慎，这或许跟她的性格有关。

“我家就在附近住，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会，我去提桶水过来，这鬼天气，得用热水才行。”我弯腰抓了一团雪，用双手使劲揉搓着，手掌上的油渍被雪水搓成了数滴污水掉落在地上。

五分钟后，我提着一桶热水出来。

她已经把散热器的盖子打开了，看来她对汽车并不陌生，这让我无法将她同那些只会踩油门、刹车的女人相提并论。

我把热水添进散热器里，可是倒进去的水都流到雪地上去了，低头用手电朝散热器的底部照了照，发现了一个拇指粗细的洞。

“散热器下面破了个洞，看来你的散热器需要好好修理一下了。”我指着那个破了洞口对她说。

“上帝……那可怎么办，这附近有修理汽车的地方吗？”她又把眉头皱了起来，用手使劲在掀起的车前盖上拍了一下。

“有，但有点远。”我记得坐车来时见到过一个汽车修理站，便用手指着路前方说，“一直朝前走，大概五英里的地方，有一个汽车修理站。”

“您在跟我开玩笑吧，五英里，难道让我把车推过去吗？”她看起来很焦急，说话的声音也变得高亢起来。

“要是不嫌弃我的房子寒酸，你可以在这里过一夜。”

“不行！我今晚必须回去！”她摇着头，把掀起的车前盖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，“要不我的车就放您这里吧，就算是步行，我也得回去。”

“这么厚的雪，你怎么回去？”我指着地上几乎没过膝盖的雪说。

“我有办法，您就不用担心了。”她故作轻松地喘了口气说，“今天遇到您可真幸运，就这么说定了，明天我来取车。”

脾气还真倔强，我耸了耸肩说：“既然你已经决定了……”我的话才说到一半，路的后面突然涌出两道亮光，那是一辆路过的汽车。

“嘿……有办法了。”我急忙朝那辆车招手，车在我们面前停住了。那是一辆运牛奶的罐车，洁白的车厢上，画了一头醒目的奶牛。

司机把头从驾驶舱里伸出来，冲我们喊道：“出什么事了，伙计。”

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，司机是个热心肠，他当即表示同意帮她把那辆坏掉的车拖到附近的维修站去。

本以为她会欣然答应，她却摇头拒绝：“算了，这车已经让我心烦意乱了，我现在看到它就难受，您把我带到前面的旅馆就行。至于这车，就扔在这里吧，没人会偷一辆坏掉的车。”

“呃……这样……”我略微思考了下说，“我的车库还闲着地儿，把车放那里吧，明天你再叫人来拖走，这样明摆着放在大路上可不安全。”

女人点头表示同意。



我又回到屋里，在抽屉里找到了车库钥匙，将车库门打开了。

罐车司机很健谈，把车拖进车库后，他兴致勃勃地说起他的工作经历来，说他是如何从一个小送奶工成长为一家奶牛场的负责人的。

他的那些话给我不少启示，我请他们到屋里暖和下再走。罐车司机愉快地答应了，她也言不由衷地说了声“好吧”。这让我有些不高兴，心想，这架子摆得未免也太大了吧，好像我欠她多少似的。

我在柜橱里找到一瓶威士忌，拿出来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。

司机是个看见酒就走不动的人，他喝起酒来有些吓人，一大口下去，酒杯就见底了。而她只是轻轻地用嘴抿一下。

我们就这样一边喝酒，一边聊天，好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在互相倾吐心事，司机又说起了他的工作经历，看来他对他的工作极其满意，脸上一直洋溢着笑容。

她却一直低着头，问她话时，她要么“嗯”一声，要么干脆连话都不说，就直接点几下头。

透过房间的灯光，我注视着她的脸，她比我想象中要成熟很多，但五官却很清秀，有种说不出的气质。

从她眼光里流露出来的是敌意和怀疑，她和我们保持距离，独自坐在壁炉的另一侧。她的过于拘谨，让我们接下来的交谈陷入了泥潭。

我们相互沉默了几分钟，罐车司机终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说：“天不早了，实在不便在打扰下去，我们走吧。”他对坐在壁炉另一侧的她说。

她马上站起身，脸上第一次露出了自然的笑。

我把他们送上车，车子发动起来时，我问她：“身上的钱够住旅馆吗？如果不够，我可以借你些。”

“谢谢，我身上的钱还够住旅馆。”她露出一个笑容说。

罐车司机向我挥手告别“朋友，下次到我家里喝酒。”话毕，爽朗地笑了几声，便使劲踩了油门，车轱辘在雪地里挠了几下，蹭地朝前驶去，很快就消失在路的尽头。

外面冷得出奇，我跺着脚跑回了屋里。这鬼天气实在要命，刚下雪的时候似乎还没这么冷，才过了不到一个小时，温度就骤然降下去了。

我守在壁炉跟前，尽量把身体靠近它，驱走身上的寒气。这时，我的眼光突然扫见桌子上有一本旅行地图，便拿起来翻阅。

地图绘制得很详细，详细到城市的每一条小街道。我在上面找到了大门口的那条路，在地图上标注的颜色是灰色的，这表明，那是一条十分偏僻的道路。

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人想避开别人的眼睛，大概就会选择走这条路，比如一个偷汽车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那个女人的身影开始在脑子里盘旋，一系列关于她的问题接踵而来。

她刚才的怪异举止和反应，引发我想到：她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这冰天雪地里，一个女人为什么三更半夜独自驾车出来呢？这其中显然有些蹊跷。

我认为有必要去查看一下她留下来的汽车，如果发现什么异常，就马上报警。

我抓起手电，拿着钥匙，踩着积雪直奔车库。从院外到车库还残留有刚才拖车时的轮胎印和脚印，在这寂静的雪夜里显得异常诡异。

车库里的空气并不好，有股潮湿腐朽的味道。那辆黑色的车孤零零地停在那里，覆盖在车顶的残雪并没有融化，在手电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

我拉了一下车的把手，心想肯定已经锁上了，没想到的是，车门很轻易地就被拉开了。

霎时间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从车厢里涌了出来，我惊呆了，双腿不自觉地颤抖着。顺着手电的光柱，我看到一具血淋淋的尸体，躺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

镇静！镇静！我深吸了几口气，定睛去看那具尸体。

那是一具男尸，他的身形高大消瘦，瘦得有些过分，简直可以用皮包骨头来形容；他的面色微黑，像抹了一层暗粉；他的双眼紧紧闭着，眼角纹很重，与他表明年纪极不相衬；他穿了一件灰色的雨衣，左脚穿着一只绿色雨靴，而右脚则光着。

他胸口中了致命的一枪，子弹或许还残留在胸腔里。从伤口流出来的鲜血早已凝固，无法确定死亡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我见到这辆车之前，他已经死掉了。



我生出一系列的疑问：他到底是谁？他跟那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是那个女人杀了他吗？如果是她，为什么还要载着这个死去的人到处乱跑？但如果不是她，那会是谁呢？

天知道，这些问题把我脑袋搞得生疼，起初那些恐惧也不知跑到何处去了。我想打电话报警，可房间里并没有装电话，再说这会，这天气，警察局怕也早熄灯了。

算了，现在回去睡觉，明天再去报警。我又看了眼那具身体，他摆着痛苦的姿势，两只攥成拳头的手向前伸着，似乎死得极其不甘。

锁上车库的门，我在墙上靠着站了会，此时才感觉到后怕，浑身的汗毛一根一根全都竖了起来。

那片涌到天边的乌云不知何时又退了回来，定格在天空正中不动了。又开始下雪了，鹅毛般的雪片落在地面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那些脚印和轮胎印很快就被雪片覆盖住了，好像从来都没有过一样。

夜里我睡得极不踏实，一连做了好几个噩梦，梦里我被那个女人追杀，我在前面疯狂地跑，女人在后面疯狂地追，她手里拿着枪，瞄着我的胸口。不管我躲到什么位置，始终逃脱不掉那黑洞洞的枪口，直到她真的朝我胸口开了枪，把我打回到现实中。

第二天，我起得很早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确认昨天晚上发生那件恐怖的事件是不是真实的。

昨天晚上那场雪下得不小，前院有一棵桦树的枝干被积雪压断了，横挡在通往后院的小道上。我迈了过去，直奔后院的车库。

打开车库的门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车库里空空如也，既没有车，也没有人。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脑袋是不是出问题了，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了一点东西，确切地说，那是一块已经凝固的血，从那个死去的男人身上掉落下来的！

在昨天晚上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一定有人来过，那个人精通开锁的技术，他（她）无声地把门打开，把车子弄了出去，又把现场留下的痕迹一并清除了。

很快我又在门把手上发现了一枚纤细的指纹，是个女人，我猜想。肯定是

昨天晚上天太黑，她走得过于匆忙，不小心留下来的。

我借用附近的一家邮局里的电话报了警，没过几分钟一辆警车就开了过来，从警车里下来两个警察，他们的表情很难看，在这鬼天气处理一件凶杀案，可不是轻松的事。

他们在车库的门把手上取了指纹样本，又问了我一些问题，我着实回答了。随后他们又在车库里查看了一番，显然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线索。

最后他们对我说，一切得等指纹样本鉴定后才能下定论，这段时间可能随时传讯我过来问话。我表示接受，说愿意配合警察工作。

一个星期之后，我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电话。

警局里，我跟一个警察相视而坐，中间隔了一张办公桌。

“指纹鉴定出来了么？”我忙不迭地问道。

“鉴定出来了。”他拍了拍放在桌子上的一份资料簿说，“那女人是个十足的流氓，她除了不会吸毒之外什么都干过。”他把资料簿展开，一张照片闪了出来。

我当即愣住了，照片上那个女人正是那天晚上我见到那个。我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：“没错，就是她，我记得很清楚。”

“想听听她的故事吗？”警察摸着下巴说。

“呃……”我露出一脸惊愕的表情。

警察没理会我，自顾自地说下去：“她曾因偷窃被捕入狱，出狱后又跟一个亡命之徒混在一块儿。”

“有一次，他们跟一伙歹徒发生争斗，结果对方死了两人，她的男友也中了一枪。那天下很大的雪，她把他男友搀进了一辆黑色汽车里，准备去医院。结果，汽车却在半路上抛了锚。”

“无奈之下，她把他的男友撇在了车里，搭了一辆运送牛奶的罐车到前面的城镇去。可是那辆罐车却因在半路上打滑，栽进了一条足有十几米深的壕沟里。两人都死在了车里。事后第二天，一个送报纸的邮差发现了汽车的残骸，并报了警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怎么……知道的？”我说话有些结巴，“我还没有告诉你，这是



昨天晚上发生的事，难道当时有人潜伏在……”

“够了！这个玩笑到此结束！”警察气得冲我大吼，他一把将资料簿甩到我面前，大喊道，“看看上面的日期，这件案子发生在 1919 年，那两个人已经死了整整 20 年了，这就是当时的结案报告！”

我怔怔地看着那份结案报告，照片上那女人穿了一套黑色衣服，她紧抿着嘴唇，神情冷峻。突然，我发现她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原本紧抿着的嘴唇露出了牙齿，那是一种隐藏起来的笑，让人窒息的笑。